

小峴山人詩文集

小峴山人文集卷六

無錫秦 瀛凌滄

凌忠介公像贊

於乎勝國之季廟堂水火蛇豕載途宜公之蹙額皺麤
中裏鬱紆而顏爲之弗愉誰秉國樞宜與與烏程繼相
而小了織人且出於公之鄉間公爲給事章疏凡四十
九上洎乎直午門擢廷尉宜公之感激主知誓死捐軀
而不靳肝腦之塗青絲晝入天壽夜崩帝旣殉乎故都
宜公之攀髯慟哭而相從於鼎湖吁嗟乎公已不可得
見而公之像藏於公家猶髣髴公之搢擲而累獻於乎

小
此公早朝圖也修髯偉儀觀緋袍象笏有憂色圖蓋
官給事中時作未幾而明社屋矣公裔孫鳴喈藏是
圖鳴喈烏程諸生善讀書而甚貧啼哉并記

文信國公像贊

文信國公遺像余官京師時朱舍人承寵所貽也會余以分巡駐溫州游江心寺寺故有公祠蓋公以德祐二年夏四月航海來此欲與陸公秀夫張公世傑同立益信二王至則二王已行公上表益王勸進留一月始去以是郡人卽於寺左建祠以祀公余瞻謁祠下旣賦七言律詩一首復鐫公像於石嵌置祠壁繫之以贊以當招魂之辭贊曰

天水運徂六龍墜轡愴哭中川公時未死杜宇化蜀精衛填海鐵衣泪染玉帶血漬一劔崎嶇孤琴顛顛勤王

閩嶠畢命幽薊諸葛遺像伍胥留祠叶薊雲上征金支

翠羽歛其來思精靈髣髴叶

按溫州府志及永嘉縣志俱稱德祐元年公與陸秀夫張世傑在江心寺同立益王非也宋史益王昷信王昷以德祐二年春同走溫州陸秀夫追及於道張世傑自定海至奉益王爲天下兵馬都元帥昷副之是此時公竝未在溫無同立益王之事迨益王入閩公始自高郵泛海來溫上表益王勸進召至福州拜右丞相改封信王爲衛王皆德祐二年事府縣志稱

德祐元年亦誤自記

王文恪公像贊

余少讀公經義輒慕公既讀明史本傳益識公之爲人今公十世孫芑孫以公像見示迺括傳中本事而爲之贊曰

武宗卽阼寵閣豎只入虎內訐讎如虎只彼何人斯節與甫只韓公謬謬逢帝怒只一擊不中遽顛踣只劉公謝公去政府只西涯祖道涕如雨只公時少宰望崑峨叶只胡與泌陽同作輔只北門詔獄方張弩只賴公昌言力楷柱只狻狻狒狒卒齟齬只三疏乞身解圭組只莫釐峰青具區濟只璽書再召老農圃只展也疏傳留

遺矩只吁焦芳輩等腐鼠只

○溫忠烈公像贊

烏虜此明徽州府推官殉乙酉之難烏程溫公也公諱
璜初名以介名注復社中嘗禱夢于忠肅祠忠肅語曰
子不當名以介宜更曰璜遂易焉崇正癸未成進士年
已六十司李徽州聞國難恒引佩刀歎曰此身當付汝
比城破先殺其女寶德次殺妻茅妻女皆延頸就刃乃
自刎烏虜公之一門可謂烈矣又聞公少孤家極貧母
陸孺人親教其子而善事姑姑歿哀毀如子天啟中以
節孝旌公之大節洵無媿於母之教與乾隆丙申
天子諭館臣錄勝國殉難諸臣公得追諡忠烈今公五

世從孫純奉公遺像及公前後手書兩通裝池之爰爲
之贊曰

吁嗟司李鬚眉堂堂運丁陽九與城存亡巾幗同殉鬼
雄國蕩乘雲上升魂游大荒絳袍紗帽淚痕盈眶煨煨
遺言淋漓慨慷千秋不泯忠肝烈腸

錢忠節公像贊

我

朝定鼎之二年六月浙江旣內附明故刑部員外郎錢公肅樂方居憂起兵於鄞擁立魯王爲監國累遷至兵部尙書東閣大學士會鄭彩專枋憂憤卒乾隆四十一年

賜諡忠節慈谿鄭勳其先出於錢家藏公像公貌瘦削一書生耳乃大節凜凜如是贊曰

真人受籙八荒咸歸日月旣出燭火光穢胡闇天命仗節海涯挈六狂生墨綬誓師爰立孱王建藩東瀕讒言

交訂鬱伊烏邑哭田橫島灑文山血騎箕上升劒首一
映埋骨何所琅琦黃蘗公之生也夢手扶日公之死也
虞淵西匿角巾儒服遺貌如生丹青有煒彌甥是藏

齊息園先生小像贊

先生之人松風謖謖先生之學經杼緯柶先生之量澄然如淵先生之貌盎兮若春台嶽鍾英拔起浙右海陽九列遺經獨守晚年蒙難猝蹈艱危

聖主鑒之出險就夷先生已矣哲人云亡千載不朽斯文其昌

。書陸左丞手蹟後

自古亡國之慘無如南宋崖山之變方航海時國事孔棘陸左丞猶日以正心誠意告其主今讀公手書送道蘊侍御文所言皆惠迪從逆盡入合天之旨余乃喟然而嘆曰烏虜公誠明於天人之故所得力者素也天既亡宋非人之所能違公不能違天以存宋而卒不敢因天欲亡宋竟諉之於天而稍弛人力蓋不能爲者天也所能盡者人也天一日不亡宋則公一日必存宋公存則宋與俱存公亡則宋與俱亡而已矣聞厓山有大忠祠祀公及信公越公明孝宗年間載入祀典海中一巨

石大書陸丞相張太傅死節處天能亡宋之祚而不能
沒公之忠公之忠不沒卽公之人不死孟子有言修身
以俟所以立命也又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夫得正而
斃正也赴難而死亦正也公在海上講誠正於颶風鯨
浪之中此孔子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者而見危授命
正孟子所謂俟命而不惑也是卷爲錢唐邵君錫明所
藏其子志純以示余余故闡天人之理以明公之就義
非出於一時之激烈而公文辭傳於世者止此抑聞公
有日記記海上事甚悉惜未得見其書而讀之

。書方希古先生手稿墨蹟後

金華俞子嚴與方希古先生同學于宋潛溪潛溪名子嚴之齋曰尙志而先生爲之記子嚴歸先生送之溪梁之上贈之以文文中所稱太史公者卽潛溪也先生大節旣與日月爭光而其學問之精粹得之潛溪以上泝雜聞之正傳讀先生文可以得其概方君蕩塘得是稿而藏之稿後有金正希先生跋語兩先生忠義節烈後先同符希古先生歿後有文字之禁明之中葉其文始出至

國朝乾隆丙申

賜諡忠女正希先生亦以明末殉國難諡忠節

。書于忠肅公書天問後

有明三百年以八股取士其間人才輩出而負經濟大略有旋乾轉坤之手者曰惟于忠肅王文成兩公兩公皆浙產當英宗武宗之世扶危定傾皆功在社稷忠肅爲石亨徐有貞所陷身死西市文成爲桂萼等所讒而卒免於禍則兩公又有幸不幸焉文成工於書流傳甚多而忠肅書所見絕少今乃於潘德園侍御家得見忠肅所書天問一冊烏虜忠肅之冤殆甚於三閭之放逐宜觀是冊者猶欲呵壁問天而歛歔不能已也是冊故吾邑鄒氏所藏冊內稱鄒吉敬裝者吉一名顯吉字黎

眉同時拜觀如先高祖對巖先生嚴繩孫、蘇友華、長發、商源、安璿、孟公皆同邑人。邵曾訓、衷彝稍後出題簽者。爲鄒士夔則吉之子。曾官泗州學正者。也不知何時是。冊始歸侍御家。侍御爲忠肅鄉後進。其珍弄固宐。今年余嘗過甬江。交范孝廉永祺。其家藏前人墨蹟最富。而文成書尤多。惜不與侍御共拜觀之。

書楊忠愍公手蹟冊子後

容城楊忠愍公當明世宗朝以直諫忤嚴嵩死士論至今痛惜之余曩官京師得拜公祠於宣武門外之松筠菴又得讀公兩疏遺稿今官於浙鮑君以文復出公贈應黃州冊子示余應黃州者名明德號養虛嘉靖中以進士官刑部主事蓋公在獄時周旋公甚至公書此以贈養虛者也冊後附王弇州贈公詩文弇州與公最契方公杖朝堂鋼犴狴弇州既力護之竝代張夫人草代夫死疏冀以鳴公冤公之死也又經紀其喪嵩以是銜弇州而王氏之難作吁可畏哉養虛先生之不死於嵩

亦幸也。獨怪嵩讀書鈴山，顯然隆物望，乃一旦枋用，擅權誤國，外植姦黨，內倚孽子，至毒流縉紳，甘冒不韙，而不辭者何耶？無他，患得患失之念蔽於中，而恣睢橫決，遂無所不至也。嵩故能文章，其流傳於世者，後人甚欲剗其姓氏，而公則片紙隻字之傳，皆可寶重。人於賢不肖，忠佞自處，當何如哉！余嘗以事過台州，闕台志，則公是文在志中，惜欲訪應氏子孫而未暇。冊後又有琅邪王治者，聞公之死，著哀詞詩二章，以弔公，辭甚古，得楚騷之遺，當與公文並傳。

書顧端文公墨卷真蹟後

乾隆乙卯秋顧君省夫謹出其先世端文公鄉試元墨真蹟示余余盥手拜觀而竊有慨於東林之已事也孔子曰羣而不黨易曰渙其羣蓋古君子有合志同方之雅故曰羣而涉於標榜之私則爲黨故道在渙自門戶之風熾而國家之患烈漢之甘陵唐之牛李古來以黨禍人國者不可勝數至於明之東林則首推公爲黨魁顧公與高忠憲之講學東林也在罷吏部主事之後當是時公旣已廢斥家居杜門却掃初非欲借講學名以樹聲援迨其後士大夫之負氣節者悉號稱東林熹宗

朝極人枋用其黨著點將錄藉以掊擊東林諸君子以是正人無噍類而明祚亦因之移於時公已前歿未罹其毒且皆非公所及料故余嘗謂東林之禍非公之咎而明之亡亦并非東林之咎然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機實關於天心之剝復而履霜堅冰有國者之所當鑒亦君子所宜預慎也夫有明三百年以制義取士其初皆崇尚正軌斬無戾於聖賢立言之旨自隆萬以降漸講機巧厥後子書禪語盡入時文至於牛鬼蛇神荒怪譎詭士風翕然從之以訖於亡今讀公聞墨道整典則猶想見先民遺集云

書張忠烈公墓石記後

國初浙東鄞縣錢公肅樂以勝國舊臣首倡義旅起海上而張公煌言實襄其役公之死以康熙三年甲辰於殉節諸臣中死最後故參軍羅子木門人王居敬侍者楊冠玉及舟人從公死鄞人紀五昌出貲購公首葬之西湖之荔子峰下公死後閱百十三年特荷

今皇帝褒錄賜諡忠烈乾隆五十七年其鄉後進萬福陳鱣等立石墓門而錢唐邵志純爲之記烏虜天之棄明久矣方公督師行間明命已訖公詎不知事不可爲而乃流離遷徙之死靡他其自九江遁還歸隱海南嘗

自製一棹置寺中俟糧且盡死有兩猿守之有警猿必
跳躑哀鳴蓋公之精誠亦足以動天地泣鬼神矣姜西
溟氏序公奇零草謂齊武帝令沈約立袁粲傳元爲宋
李芾建祠明長陵不罪藏方孝孺書二者皆帝王盛德
事今

天子詔錄遺忠其抗命

本朝者均予易名之典尤爲度越千古而浙中士夫尙
節好義訪公之墓設祭立石其事皆可書公官或稱兵
部尙書東閣大學士或稱兵部侍郎或稱權兵部尙書
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今墓碑稱兵部尙書者蓋以公之

死浙江總督曾以其尙書印上之以是稱兵部尙書云
至公之事蹟已見於黃梨洲先生墓志全吉士祖望神
道碑銘及志純所爲記不復詳

按梨洲先生墓志全吉士嘗其多疎漏且當公藁葬
時未識曾納諸壙否吉士文甚詳備而辭太冗今公
神道亦無是碑得邵子_子是記公不朽矣又記

。題黃石齋先生名對分注卷後

萊陽初頤園先生示余黃公石齋名對分注卷蓋崇禎
十一年六月十八日廷推閣臣帝御中極殿召廷臣七
十餘人發策親試之此卷則皆公於召見時面對語也
崇禎時國事孔棘帝憂勤恭儉志在戡亂而卒於敗亡
蓋前明國脈已盡斷喪於魏闖之手帝承熹宗後孜孜
求治而周延儒溫體仁董蔭牙其間奸欺巧佞置社稷
生民於不顧而惟植黨營私有不台者則擠陷如恐不
及此正大學所謂媚嫉之臣所當放流屏逐而帝願信
任之無他主德不清明而耳目蔽於所溺也公以崇禎

五年方候補。遭疾求去。卽疏陳時政。語刺延儒體仁比。復故官。屢與體仁忤。凡公所建白。未嘗得一俞旨。而公猶言不已。方廷推閣臣。時公已充日講官。遷少詹事。例得與。然帝雖以召對羣臣爲名。而實嚮用楊嗣昌等。意已前定。是日天大雨。諸臣面對後。漏已深。終考者止三十七人。閱數日。卽改楊嗣昌程國祥。方逢年蔡國用。范復粹爲東閣大學士。烏虜帝用人如是。烏得以敗國殞身。皆諉之天數哉。善乎公之言曰。救時之實。只在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以清明爲體。以虛公爲用。清而後明明。而後公天氣不清。卽日月無以見其明。猶人

心不清卽耳目無以成其功。君德王道數言盡之矣。帝當未造未嘗不想用人也。而所用者多延儒體仁之輩。外而孫高陽盧義興孫雁門內而劉戡山諸公不能究其用也。其故由於不知人。然帝又未嘗不自謂知人也。忠言逆耳而正人退。甘言熒聽而僉壬升。其故由於主德不清而用人之不明。不公因之。蓋以順爲正。妾婦之道。人主無不喜順而惡逆。而又中多猜忌。是以神宗不見羣臣而祚卽於衰。帝反之而土崩魚爛。仍一壞而不可支。可知喜怒任其性卽邪正易其位。雖憂勤恭儉如帝而不免於亡。此讀公卷中奏對之語。所爲太息流涕。

於勝朝之覆轍者也。公既以論嗣昌得罪，嗣昌視師卒，無功。公於明亡後起義死江寧。其學問精深，爲有明一代大儒。事載明史，不具書。

書大音先生集後

先高祖燈巖公講學東林與一時遺獻黃梨洲諸先生
爲性命之友而公之學實本諸大音先生先生者公之
從祖而高忠憲公之入室弟子也先生於勝國之末嘗
以進士令清江廉能稱最遽遭甲申三月之變福王稱
制以御史徵至南都屢上封事見馬阮枋用時事潰爛
託疾歸未幾而南都亦亡築室于邑之城東隅自顏其
廬曰千休館歲時朔望一謁家廟外閉關掃軌足不踰
戶限讀書講易鄉後進從而問業先燈巖公其尤著也
公素喜姚江良知之說而先生集中論學更雜禪家語

錄蓋忠憲以居敬窮理爲務稱濂雒正傳而復七一規亦稍偏於靜坐先生與公乃益專於主靜以明心見性余竊怪今世士夫學未涉程朱之藩而輒詆謫先儒曰某禪學某禪學要之學姑勿論儒與禪世果有如姚江之經濟事業忠憲與先生之志節卽近于禪奚害抑嘗謂名利之毒中於人心譬諸夸父逐日將道暍而死設以所謂樂清淨甘澹泊者療之轉未必非萬金良藥也而徒喋喋於儒釋之辨不亦謬乎偶讀先生集謹識數語於後如此

○遂園修禊圖書後

遂園修禊圖書。余外高王父崑山司寇健菴徐公集吳下諸鉅公耆宿。讌於遂園之所爲作也。其年爲康熙甲戌三月三日。其主人爲司寇公及公弟中允。客則舉人常熟錢陸燦、御史崑山盛符升、檢討長洲尤侗、贊善太倉黃與堅、尙書華亭王日藻、僉事長洲何棟、舉人常熟孫暘。按察使華亭許纘、曾洗馬上海周金然及先高王父宮諭公共十二人。各以齒序而詩。僧宗渭偕尤檢討至。亦與於會。皆見於公自紀之文。與湘靈錢先生所爲記圖之者。禹鴻臚尙基也。圖成皆有詩。未及書而皆補。

書於丙子之秋蓋公以甲戌年七月被

名未聞

朝命而沒距作圖時甫五閏月閱兩年而宗渭持是圖乞諸公補書之公之作其門下士代錄之故湘靈賦詩志感有丙年秋歎甲年春之句是圖爲徐氏所藏旣而流落於長洲某處余出重貲購得之錢塘梁山舟侍講跋其後深羨當日鄉先生田園之樂文讌之盛是則有不盡然者公負經世才激昂任事爲忌者所中累疏乞歸歸後總督傅拉搭撫他事文致其子姪劾公與公弟立齋相國罷相國而褫公職而山東巡撫佛倫又劾公

無何相國沒忌者猶未已公居家方憂思窳窳輾轉引避幸

仁皇帝垂察保全撫蘇者亦已易商丘宋公由是公稍得從容遊讌而不幸遽逝且公之本末固亦有未易明者公當日同朝要人大學士明珠也明珠子成性鄉試出公門敬事公明珠何以必欲傾陷公蓋維時成性已天明珠勢益張其黨科爾坤佛倫皆與公忤而余國柱黨於明珠方與湯文正相齟齬明珠亦惡文正而文正撫蘇時公爲文送之其沒也作神道碑據事直書不諱兩人蓋銜公深矣惟是他人之搆公也或與王鴻緒高

士奇並列此又不然。兩人皆與公有連。王又出公門。然公友文正王攻之。余聞兩人亦嘗構公。王尤甚。先宮諭主甲子順天鄉試。公子姪皆取中。以磨勘與大獄。實高爲之。特其事秘不著耳。公沒。韓文懿作行狀。邵青門作澹園集後序。不敢確指其實。自後亦無有爲公暴白者。余故因是圖而詳敘之。庶後之知人論世者有徵焉。中允與公同被。

名累遷至吏部侍郎。終內閣學士。後公十八年卒於家。公與先宮諭尤雅。故方修禊時。公別有憶昔行贈先宮諭。先宮諭亦別有遂園讌集詩三章。擬並錄卷尾。以誌。

兩公交契之雅於時先宮諭年五十有八後公二十年而卒余得是圖齒適如先宮諭與會之歲屬奉

命由浙江臬使移湖南將遠行未知歸田何日書此不勝慨然

江西督糧道劄齋張姚君誄

嘉慶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故江西督糧道張姚君劄齋
歿於杭州烏虜哀哉君姓張氏故鄞名族少撫於舅氏
籍仁和襲姚姓名天成以家故甬東字曰自東後成進
士官內閣中書其本生父理堂翁無他子君陳請吏部
更今姓名以不忍棄姚氏祀故複姓張姚名成劄齋其
號也君少力學其大父菴友先生工古文辭師其鄉先
進姜西溟而其嗣父之叔母出於王蓋國子監學正介
眉先生諱延年女介眉先生博通經史嘗應
詔先後薦舉博學鴻詞及經學其學傳於女君方六七

小傳山人文集 卷之二
歲時過外家王卽以十三經廿一史授之君旣長尤能
通毛鄭諸儒之書復取苑友先生手錄史漢及唐宋元
明諸大家文讀之故發爲文章證彙經史橫縱穿貫而
一衷諸理君之成進士也其文稍異於時磨勘幾被黜
金壇于文襄公獨才君薦爲明紀綱目纂修官書成

授中書在軍機處行走累遷內閣侍讀刑部郎中中間
兩主鄉試又在學政者二乾隆乙卯出爲江西督糧道
先是君被

命爲山西學政會丁父憂未受事其後視學湖南以經
術造士嘗欲變貉童陋習條其事以上得報可道州有

武生之獄部議錮君二級

上故知君

許畱任如故君立心誠通曉時務既爲督糧道念江右丁力疲於僉丁時酌劑殷歉以恤丁以是竟其任無逃丁又以漕輓因仍舊規弊叢積定十年長運之例且糧艘往來數千里其徒率無俚窮民他省監司督餉水手數閔君約束嚴無敢撓者然卒以任事急獲譴歸願君又嘗權臬事不務鉤距戒東濕獄以不冤云君之歸也余適官於杭以姻故情倍暱無何君竟歿其歿之前二日得疾余亟往視君已不省事矣哀哉君居平好辨論

遇朋友倚撫過失無所避余與君同在京師時每以論事不相中君變色面發赭余亦抗不肯下而余兩人見人則交相譽余有所疑亦往往質之於君君輒罄膈臆以告烏虜如君者何可得哉君娶潘恭人有賢德方君窮時縫紉盥濯烹飪之事悉躬親之先君十二年歿君嘗屬余爲之傳余未及爲而君亦歿矣悲夫君長於余一歲得年五十有七其世系生卒月日子女嫁娶應具墓銘僅據其生平崖略爲之誄以攄余悲曰

烏虜余交君二十年知余者君而知君者亦莫如余君之學無所不窺其文章囊括衆有蓋以五經爲郭而博

極乎羣書君之人伉爽侷直其議論滔滔汨汨又能窮
盡乎事物之變而如江河之委輸其與人交不爲面諛
而胸無柴棘人卒莫之能訾叶至其熱腸迫中振窮鱗
而甦瘁羽宗族姻戚無不被其煦沫與吹噓其居官也
銳精厲神刷茶汰弊惜未究乎厥用而遽淪棄於泉塗
憶歲辛丑同官金臺叶三秋出塞我攬子袂時同行者
厥惟杜叟山毛雨香吾曹四人前于後鳴君尤我洽歌
吟笑呼申以婚媾締陳與朱胡寒暑之代賈兮如過隙
兮白駒春鳴鷓兮秋啼蛭毛旣逝兮墓草枯杜齊殤兮
歸邱墟之二人者皆少於而我兮而已如斯叶爾余與

君幸意氣其尙壯兮，余髮頗白而君且兩鬢之未疎。今年之春，余在京都，聞君罷官，爲君累獻意。君平時蟬脫富貴，亦奚戀乎擁傳與鳴騶？叶而君家無卓錘，纍纍官道，其身雖退兮，恐不能一日安於里閭。六月既望，自章江而抵其家。叶武林門東，傲屋以居。君嘗訪我於官舍兮，余亦數就君之廬。君爲余言余子而聲，而余女又字而弟之。雛酒半絮，語執手踟躕，詎不數旬。君竟已夫。君去何所？魂游太虛，翳白鳳兮。駕文螭，導霓旌，揚翠旗。庶相羊於八極，復何糾兮室帑。而余懷之所不能已者，感朋舊之零落，而尤歎悼於斯人之云徂。昨入我夢，君

來于于懽然平生笑言晏如我夢旣覺明月在除嗟澹
逝兮風露噍翔雁兮叫飛鳥亮人命之易盡淚滂沱兮
沾余裾

朱補菴哀辭

吾友朱補菴館于京師將應禮部試遽病余亟往視補菴已不能言握手流涕越宿而歿嗚呼悲夫補菴名果字庭椿無錫人其先蓋以貴雄世居邑之南郭號爲南朱迨補菴之父紹川先生宗洛家旣貧績學有文成進士令山西之天鎮縣縣在邊塞民俗陋瘠先生爲之廉儉有惠政不名一錢其沒也幾無以殮補菴故廉吏子逾壯始爲諸生復久困客游四方所至皖江章門以教授生徒自給年四十餘中本省鄉試副榜又三年舉順天而補菴亦旣老矣紹川先生邃于易兼通諸經補菴

承習家學耳濡目染自爲諸生與其羣日講說古義磨礪浸灌既而執經考疑者踵於門補菴簾閣據几談論靡倦弟子帖帖受教尤好爲八股文字踰月所作輒盈寸其舉順天也年雖老而志不衰遇禮部之試無不與發憤勤苦視少年時有加病既革猶作場屋呻吟聲嗚呼其亦可哀也已補菴歿以乾隆癸丑三月十三日年六十其子允瑩視含殮殯君于宣武坊之永樂菴將以今秋御輓歸吾鄉之官于是及公車至者咸往弔哭之補菴性慤謹繩尺步趨言動必于禮與人交有始終余既與補菴善而補菴交素嗜余古文辭故爲文以哀之

曰已序補菴其貌也耀獨澤于古味經之腴天膏其遭
吁其彫頽已序補菴一棺蕭寺親朋來弔寒淚盈背魂
兮盡歸五湖之湄已序補菴竟至于斯

高葆川哀辭

有鄉人自江南來爲余言高君葆川以病歿於洞庭山翁氏之塾且數月矣嗚呼悲夫葆川名樂志少工舉子業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試輒高等文名甚熾其家自忠憲公及彙旃先生以來世以理學著稱其尊甫諱飛負才氣以諸生終君芘儻尚名節亦嶽嶽自負以其父抱才不偶益思奮於進取而累試輒絀君所交爲同邑華雲驥聲雷邵星城辰煥兩秀才雲驥問學淹洽星城工於詩而君尤豪邁不羈三人者無日不會會則陳說經史目張口哆雲譎波詭其論詩文極嚴好彈射以是

一時老宿多畏而忌之。稍後始交余。余方年壯氣盛，皆喜飲，常同登惠山酒樓，歌唸笑謔，人或目余兩人爲狂。無何，余北游客津門，君亦以之京師。道之招予至，逆旅譚竟夕，質明別去。自是君游於燕趙者十數年，君之婦以病死於家，兒女稚弱，君終以貧故不能歸，授徒四方。其弟子後先中甲乙科，而君常不得志，且以久不赴學，使者試落博士籍，更名入成均，應京兆試，復連在。於有司。乾隆戊申，重試京兆館，余邸謂余曰：「吾老矣，若更罷還，吾有弟子翁生者，家太湖之洞庭山，將依之以居，言罷色甚慘。」會予有塞上之役，爲詩以別。比還，則君已先。

歸子意君雖落魄而平時意氣尚壯會合尚有期而君
竟死矣悲夫君自以不獲仕進每聞余得官遷秩輒喜
劇蓋君之志不能忘於用世其不遇爲益可悲也君篤
於朋友雲驤星城之歿皆哭之哀而余弟濂與君善其
歿也至哭失聲余數十年間所交當世士大夫不爲不
多而披瀝肝膽相與以誠卒無如向時布衣之交如君
者何可得耶辭曰

君曩游兮都門于我館兮宜武南銀蟾皎兮西墜時挑
鐙兮語話詠君雖老兮拓落佩陸離兮撫劍鐔送余行
兮紫塞忽襟袖兮淚霑謂後會之莫必兮言將返兮江

潭比余還兮君行空爾別兮寸函羌開械兮太息君果
終隱兮洞庭之岳具區渺兮浩漭莫釐峻兮曉巖君高
臥兮山館採橡栗兮攜長鏡庶樵漁兮相羊獲長年兮
侶麝麕胡返眞兮桑戶倏地下兮魄潛豈君裏之早傷
兮神明去而不能以久淹嗟人生兮且暮誰壽命兮齊
彭聃羌比君兮差少亦素髮兮鬢髮獨悲君兮連蹇竟
齋志兮青衫秋風破兮茅屋兒啼飢兮食無餼慟停棺
兮何所擬招魂兮下巫咸猩鼯啼兮山鬼泣颯薜荔兮

愁楓楠

邵懷粹哀辭

嘉慶己未春正月十有三日邵子懷粹過余顏色黯慘
余詰之曰病甚懼不獲常事公故來別余怪其言亟趨
之歸越二日而懷粹死余往哭之欲有以致其哀而志
氣淤傷不能成文閱三月其孤書稼將厝懷粹於其祖
塋之旁始爲辭以哀之先是余以乾隆乙卯秋識懷粹
於稠人中嘉慶丙辰

詔舉孝廉方正余告之郡縣首以其名應又告之大吏
竟得舉懷粹之先出宋儒康節先生繇河南遷浙之慈
谿繇慈谿遷仁和祖父皆有隱德懷粹好學勵行冀顯

融於時而力不任其體貌不任其心億心罷精于詩古文之學幾幾底于有成又矻矻於人事叢襍中不克專其業而天遽奪其年可惜也蓋自世之學者貪常嗜瑣才鮮足以立事以余所識兩浙才俊之士心雄氣盛無如泰順曾鯨堂鏞若懷粹恂恂謙謹而通知古今之務見諸行者大小曲得其序如二子者果見用于世未必無所表襮今鯨堂客閩海年將老而濩落不得志懷粹且以病死斯人亡吾道其孤矣乎懷粹名志純自號右菴仁和縣學生年僅四十有四妻王氏子一卽書稼辭

曰

謂天無知邪曷異子以才且賢謂天有知邪胡既生之
而厄其年彼跖壽而顏夭兮豈自古其如斯誰爲爲之
子其毋悲微斯人之賢其孰能重余之歔歔

冢婦萬氏哀辭

冢婦萬氏余子緇武妻也母卽余女弟之適武進者先太淑人篤愛余女弟會女弟生女逾二年余亦舉緇武女弟常攜之歸寧先太淑人指而謂之曰是余孫婦也告於先大夫而委禽焉乾隆五十五年余官京師緇武年二十逆婦至京爲緇武娶而於余爲冢婦時先大夫暨先太淑人俱前沒余妻語余兒婦甚賢吾舅姑實主其婚惜不及待言罷嗚咽旣而余夫婦自京師還過里門之官浙中婦輒從無何余妻沒婦哭之慟送其喪歸隨緇武葬其姑余女弟亦時來杭州視其女婦自歸緇

武數年艱於子遂抑鬱多病上年病甚醫者治之良已屬余自浙臬移湖南婦復從余行舟陸三千里喜無恙今年四月病復作竟不治悲已噫余年老矣方賴婦以長事余而余反哭其死此固婦垂沒時所不能釋而尤余之所愴然者也頻年以來余旣哭吾妻再哭吾仲弟三哭江都王氏妹而今又哭婦婦之歸余家也余少壯時窮苦顛踣之狀皆未及見然婦旣歸不數年而有如之喪且以緇武亦常病困醫藥宜亦不自得者婦沒以嘉慶六年六月二十九日距生乾隆三十四年五月初六日年三十有三其沒也余以緇文次子昌煒爲之

子且爲文哀之並以紆紉武之悲辭曰

爾止維嘉儀不愆也。爾口訥如無違言也。爾性孔淑幽
且閑也。余方意其宜壽而不謂天其天年也。六十阿翁
白髮盈顛而爾不獲終事。應抱憾於九泉也。吁。

原缺

○祭竇東臯夫子文

歲在癸丑別公都門立語移晷色霽且溫詎閱兩稔溘
歸泉原凶訊忽至已矣何言千載知己公亡誰存因念
疇曩困於風塵嶧桐半死岱篁孤根微公見賞久甘沈
淪爨音遇邕谷吹逢倫幸從公游長銜公恩哲人胡萎
實愴我魂既哭其私并爲公惜公之篤生拔起東國鄉
稱鄒魯心許高稷蹇蹇諤諤五嶽崩劣如朱絲繩邦之
司直善類延頸僉人屏息始掌邦憲既匡既敕已尹京
兆甄淑別慝視學淵中彈劾貪墨人皆議公謂越其職
帝曰咨汝去其螟蟥與世牴牾屢用屢斥耿耿忠誠

天子所識匪掖而升匪擊而踏蒼蠅壁玷衆口金爍非遭

聖人疇鑒白黑公之學問擷經之精羸劉而降羣言披猖公也知言狂瀾用障周情孔思吾道光明大放厥辭黃鍾雷碾羲娥蕩魄牛斗耀芒萬怪皇惑百川汪洋倂眎諸子支流斷潢海內名士悉登門牆曹劉目短籍湜走僵罕窺公奧鈔升公堂奈何斯人反用謗傷武叔毀尼陳相倍良或哂公迂或詆公狂公但一笑游乎帝鄉維公佩服蕙蘭菌桂騎龍上昇素車朱轄詆蕩閭闔九天雲翳水虻腹蛇潛藏沙汭公其逍遙何有芥蒂感念

平生臨風雪涕南屏峯
麩西湖溶濟公所舊
在魂兮來
憇卮醕載陳公尙飲
醕以侑馨香黃蕉丹荔
烏庠哀哉

先府君諱日告哀文

乾隆辛亥六月初九日爲先府君易簀之辰時府君棄
不孝已八年於茲事往歲徂鮮民抱疚輒念瀛幼時府
君家貧遠游脩脯所入以奉吾大父母而綦瀛及諸弟
妹吾母布衣糲食頰仰多艱瀛年踰三十始舉京兆官
中書竊祿於

朝吾父母家居瀛違膝下者七稔而癸卯甲辰間吾母
先逝府君繼歿終天之恨摧肝裂腸烏虜瀛之生有盡
而瀛之痛無窮也哀哉丙午葬府君暨吾母於邑之橫
山窆事甫畢仍挈家累來京師瀛於吾父母生歿曾氏

之養歿媿龐公之祭不孝罪魯積如山嶽瀛有事熱河
遠客塞上今者值府君諱日并不獲率子姓設位陳奠
以哭吾府君此瀛所爲願瞻松楸泣涕如雨者也經曰
修身行道揚名於天下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人莫重
乎立名孝莫大乎顯親願親旣亾矣顯於何有矧瀛薄
殖辜負先人明訓一官錄錄無足比數十年以來死喪
連蹇辛苦狼狽不知精已消亾計惟憂患餘生早還邱
隴歲時祭祀魂魄是依而浮湛旅宦日月易邁吁其悲
已吾父母舉瀛兄弟五人妹三人瀛繼府君歿其媿依
瀛以居沈爲丞江右殆可冀其自立漩源皆失業無所

恃兩妹之適武進江都者其聳皆中落而季妹則於今
秋亦將出嫁瀛旣祿薄不足以漑及自以同胞之感惟
懇貽吾父母地下憂府君實陰相之哀哉

祭外姑文

曩侍外姑亦南錫館視我如子飲食燕衍曩別外姑英
蓉湖濱湖水黯黮寒風中人曩哭外姑京師邸第遠聞
訃音淚痕盈眦曩祭外姑實偕吾婦青山之陰婦泣其
母今也重來吾婦亦亡曾幾何時侵尋死喪白楊蕭森
傷心北邙吾婦有知追隨相羊念我孤子踰踣傍徨既
失其侶獨奠一觴紙錢灰飛白日西匿回睇松楸臨風
於邑

祭朱恭人文

嗚呼。余與恭人爲夫婦者。凡三十有五年。方恭人之生。不知恭人之賢也。迨其既沒。念恭人之生平。而不覺余淚之潸然也。曩余少時。居賤食貧。惟恭人實共其顛連也。洎爲京朝官。僕僕奔走。碌碌米薪。惟恭人爲之摒擋。而使余忘其薄宦之艱難也。先人見背。以窶以窶。兒女林立。以嫁以婚。計此三十五年之中。恭人之做精秣神。以佐余者。殆欲覩縷述之而不能殫也。猶憶酒半啞啞笑言。謂人莫不有死。而余兩人者。不知其誰爲後。先余語恭人。吾髮早白。而君鬢猶元。宜君之後死。而恭人曰。

否吾雖兩鬢之未絲實外腴而中乾夫孰意斯言猶在
而恭人果先我而九原吾之于世不知其尚歷幾稔而
恭人之與余長別者已再見之無緣恭人甫病謂患在
肝意三四日病即可痊奈何一決竟不復還倉皇執手
痛矣何云烏虜恭人沒逾月矣平生恩義莫酬一矣夢
魂荒忽不我卽矣夜雨孤燈墨如漆矣徬徨不寐我心
悵矣烏虜

祭仲弟文

烏虜而媿之歿。曾不幾時。淚痕未乾。而又哭而而媿。喪
歸而爲擗。搯今而之亡。我不知狀。聞而病劇。我心忡忡。
而齒尙強。胡天降凶。而孀而兒。繫余是恃。而其瞑目。黃
泉之埃。夜聞寒唳。雁鳴西堂。汝鴈何苦。言失其行。吁嗟
乎我形影。獨守而逢阿謂亡弟。應話我否。烏虜。